

# 胭脂 乌龙客

YANZHI  
WULONGKE

徵羽  
著

越乌龙越缠绵，越幽默越爱恋

言小妖女**徵羽**最新力作，轻松爆棚大乐斗  
当“糊涂雅贼小神偷”遭遇“腹黑世宗大公子”

除去华衣，抽丝剥茧之下，打动人心原来还是他不经意的一笑一瞥



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胭脂乌龙客/微羽著. —武汉: 武汉出版社,

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430 - 5474 - 5

I. ①胭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4026 号

---

选题策划: 刘丽伟

著 者: 微 羽

责任编辑: 廖国放

封面设计: LY 装帧设计工作室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[zbs@whcbs.com](mailto:zbs@whcbs.com)

设计制作: LY 装帧设计工作室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8 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

---

|      |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 | 【替身】 | · 1   |
| 第二章  | 【蜗居】 | · 8   |
| 第三章  | 【入学】 | · 15  |
| 第四章  | 【题名】 | · 24  |
| 第五章  | 【念书】 | · 30  |
| 第六章  | 【逃学】 | · 41  |
| 第七章  | 【拜佛】 | · 48  |
| 第八章  | 【比武】 | · 57  |
| 第九章  | 【测试】 | · 66  |
| 第十章  | 【许诺】 | · 77  |
| 第十一章 | 【做戏】 | · 86  |
| 第十二章 | 【梁祝】 | · 94  |
| 第十三章 | 【狩猎】 | · 105 |



|       |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四章  | 【挨打】 | · 119 |
| 第十五章  | 【赴宴】 | · 129 |
| 第十六章  | 【入宫】 | · 138 |
| 第十七章  | 【定盟】 | · 147 |
| 第十八章  | 【除夕】 | · 156 |
| 第十九章  | 【守岁】 | · 168 |
| 第二十章  | 【受罚】 | · 180 |
| 第二十一章 | 【谋面】 | · 189 |
| 第二十二章 | 【赴任】 | · 200 |
| 第二十三章 | 【重逢】 | · 216 |
| 第二十四章 | 【生祸】 | · 242 |
| 第二十五章 | 【改朝】 | · 257 |
| 第二十六章 | 【换代】 | · 270 |

## 第一章

### 【替身】

京城的天是淡淡的蓝灰色，有不多的几颗星子，淡淡的玉兰香将夜色熏染得慵懒醉人。

鱼沫低伏在司马府内院的垂花门上，心头很是焦虑。三更天已过，书房里的灯仍未熄。夜静得如同平摊在水面上的大荷叶，让人不知不觉间便有了睡意。

她将下巴搁在交叠的双臂上，交睫的细缝里看烛光晕黄成一条线，慢慢地沉寂下去，眼皮很亲昵地黏在一起。晃晃脑袋，她腹诽高门大户的公子不知劳力者辛苦。他白日里红袖添香细茶精饌养足了精神，连累自己跳东家房爬西家墙，连口热水都喝不上，夜里还要提神守着他。

为了提神解闷，鱼沫捏碎了好几块琉璃瓦。她打定主意，如果待会儿书房里的人仍是不安寝，她就下去将他打晕。

先师讲，盗亦有道，鱼沫的为盗之道是——但凡有光，决不动手，势必将自己失手被擒的风险降到最低。黑夜是干她们这行的最好屏障，可今夜她怕是要失去这天然掩护了。

天空中又蹦出了一两颗星子，书房里的灯仍是不灭。梆子声响四下，鱼沫瞌睡得险些从垂花门上掉下来。她倒钩在檐柱上，瞧着底下家将换了岗。不能等下

去了！潜进司马府的机会并不多，此次若不能成事，日后要麻烦许多。

为了给玄香小公子将养身体，大司马府太君重金求得了采参客从东北老林里带出的两棵千年人参。听说这山参不仅能大补元气复脉固脱，更能吊命牢神；她就是冲着这吊命的人参来的。

鱼沫琢磨：即使弄不到大人参，弄点儿人参须子总是好的吧。

绑好面巾，她一个纵身朝西厢房奔过去。

夜沉如水。大司马不愧是掌天下权柄之人，府内自有刀兵凛冽气息。在廊柱边左躲右闪，鱼沫俨然游走在其间的黑泥鳅。不知是出于本能还是做贼的敏感，她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似乎过了今夜，怕是再难过自由惬意的日子了。

书房与西厢房中间隔着个跨院，鱼沫不担心读书的三公子会瞧到她。有些为难的是，他不睡，府上的家将便频频地来巡视，自己就很难有得手的机会；况且，她虽是干夜间活计的，却并没长双透视眼，找东西也要用火折子的。

她像夜色中收起爪子行路的猫，悄无声息。摸到门边，她轻松给门下了锁，轻身推门而入……

玄香着一身皓月白衣，长发拿银丝带束着，手托下巴在灯下冥思苦想。夜色深沉，他眼神如中天满月般明亮慑人，无半点倦意。

书案上搁着个掐金丝的广口大肚罐，里面一只油黑发亮的蟋蟀贴着罐底一动不动。玄香发了会儿呆，低头瞧瞧它，手中的草不停，逗弄着歇下来的蟋蟀，要它跑起来。

御史台府的公子宵正明日要与他斗促织，指名要府里的江山烟雨图作筹码，那是老太爷的心头肉。玄香不是输不起的人，让他很为难的是，假若自己不小心赢了，该向他要点什么。要何物才能让宵正油煎心肝一样心疼呢？宵正虽年长于自己，性子倒与自己相似：眼高于顶，一般的東西瞧不上，就喜欢拿别人心尖尖上的。

烛火爆了个很大的灯花。玄香拧着眉头抿着嘴角，手指有意无意地划过唇瓣，眼中笑意渐浓。他记得宵正有个青梅竹马的小表妹，家世没落后无人看顾，流落到落霞坊做了歌姬。宵正一直对她情有独钟，如果……深夜里，玄香突然有了击缶和歌的兴致。

“三公子，您歇下了吗？”秦青贴在门边低声询问。

玄香不做声，将装着促织的罐子收好，认真想着明日与宵正的赌约。



“刚刚在西厢房捉到个小贼，您要不要问个话？”秦青似乎并不急着主子回话。

隔了许久，屋内人淡淡道：“交到内惩院去吧。”

“可是这小贼……有些不寻常。她，很像您的一位故人。”秦青有些迟疑，权衡许久他还是决定让三公子瞧瞧。

在棋枰上落定最后一子，玄香很满意黑白子难分难解的局面，吩咐秦青道：“既然是故人，就请过来吧。”

鱼沫苍白着脸紧咬下唇，一脸的沮丧懊恼。回想刚刚一幕，她从飞檐上跳下来，刚把西厢房的门推开，就听到“噗”的一声轻响。虽然轻微却很真切，像是满炉的香灰摔在地。

她脑中精光一闪，觉得不大对劲。刚刚想撤身，一股甜腻腻的花粉香迎面扑来，乍一嗅，浑身如被抽了筋骨一般难以支撑，面口袋一般瘫软在地上。晕过去的当口，鱼沫强自挣扎，后悔出任务前一天没多吃几个小笼包。这辈子恐怕再难有机会吃了。事既已如此，还能怎样？既来之则安之吧，想到这里，她心安理得地晕过去了。

杂役给鱼沫浇了整桶的凉水，她才迷迷糊糊转醒。待看清周围形势，她心上一紧，暗道自己十七年的人生怕是走到了头。她怀里有一本掌门亲自编撰的《给新手的安全手札》，里面用朱漆重点标注了几家万万不能沾惹的厉害角色。大司马府名列榜首。

可她愣是去触了这个霉头。

大司马府有自己的内惩院，但凡捉拿的人犯，可以不必交大理寺候审，直接扔到后院严刑逼供，要杀要剐全看侍卫长心情。此外，大司马府创造了一套独步天下的刑讯手段，只要进了内惩院，保管让人尝尽天下皮肉苦楚。“疼”，已经不是进来的人犯所要担心的，生不如死那才是当中的真滋味。坊间还说那身体孱弱的三公子要仰仗着人血才能续命，被捉的人犯中有六成都被他吸成了干尸。

鱼沫被家将绑了个结结实实，想到平日听来的一切，心中极度惶恐。

她觉得自己肤白又嫩，这一身血足够三公子喝个五六天，下嘴都不用特意选地方。她拼死也不肯让他咬她的脸，手臂也不行；想来想去，勉勉强强能让他下嘴的地方也只有脚趾头了。

想到自己这十七年来没吃过飘香馆的东西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鱼沫不



禁悲从中来，大眼睛里不知不觉就聚了一汪泪水。

十七年后，她真的能再成为一条好贼吗？

下人们推推搡搡把她带到书房前，然后规矩站着不敢言语，等主子示下。书房里的灯比鱼沫趴在垂花门上看到时亮了些，然而她的心却暗淡了许多。

“带进来吧。”书房里一个清淡的声音传出来。

听在鱼沫耳朵里，她有种错觉。那声音像是三月里的暖风轻轻地亲吻过每一朵花瓣，而她就是满树桃李花中被亲吻的一朵。

沉迷于自己的想象，怔忡之间她便被下人推进书房。

玄香瞧了鱼沫两眼，低头落下一子，抬手让人给她松绑。他轻啜口茶，瞧着棋局点了点头，似乎颇为满意。鱼沫进门后，大无畏地端详着众人口中行事作风颇为神秘的三公子，传言不足信！

她向来认为男人睫毛不应该长于女子，否则会有损阳刚美。可是长睫毛长在他的眼睛上，鱼沫心服口服，这样子的少年比女子要好看的多。

瞧他肤白唇红眼神清澈，定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公子。一双不惹尘埃的眼，当中有星光闪烁，看透世事般的清明。

他歪坐在椅子上，看不出身形。鱼沫笃定，这少年长成男人的时候，定会是名动京师的美男子。

“睇兰姐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让你受委屈了。”他朝着她挑了挑眉，唇瓣上残留着些独属婴儿的红润肥软，说话的时候眼睛会跟着嘴唇一起笑。

鱼沫打过交道的人很多，却从没有玄香这一类的。她笑哼了一声，揉着自己发酸的手腕。

秦青觉得主子连问讯都不问讯就默认这女贼身份有些不妥，“公子，她可不是……”

玄香摆了摆手，牙尖咬着鲜嫩红软的下唇，“睇兰姐清减不少，想来一路吃了不少苦。出去一趟也值得，否则哪知道家里的好处？今晚早早歇着，明天太君是一定要问话的。”拨弄着手中珠串，玄香站起身，围着她慢慢地踱步，眼神虽温和无害却让鱼沫不敢深视。

他与她身高相仿，略微高上一点儿。鱼沫知道他目光一层层盘剥她，不过在找破绽，可是这还用找吗？她从来就没掩饰过，何时承认了自己是什么睇兰了？她自觉没有否认的勇气，冒名总比送到内惩院好多了。



玄香转到鱼沫背后就停住了。他歪着头，目光在她耳根脖颈处流连不去，像温柔的小手，在她肌肤上来来回回抚摸着。鱼沫感觉到他目光，惊得眼角一跳一跳的，似乎全身的毛孔都在叫嚣着“被识破啦，被戳穿啦”。冷汗顺着额角流下来。

伸出手，玄香慢慢移上她肩头。鱼沫冷不丁地转身捏住他腕子，眼睛瞪得老大，胸口剧烈起伏，鼻翼翕动。

玄香笑了笑，露出一排白玉样牙齿，那双清澈如许的眼睛此时正眯成两弯月牙，似在笑她中计，“是这个哦。”他晃了晃两指间的公孙树叶子，眼中若有似无的笑意一闪而过。

鱼沫嘴唇动了动，仍是没开口。此刻她身体酸软无力，逃走几乎是妄想。既然有人给她搭了坡，不如就此下来，总好过受皮肉之苦。

“瞧瞧兰姐神情，与我十足的生分，难道回家路上出了岔子？”玄香言笑晏晏循循善诱。

鱼沫眼睛转了转，稳住心神，一副楚楚可怜模样，“嗯……我什么都记不得了。上个月天降惊雷炸了头，老天让我脑中除了大司马府几字，什么都不剩了。”

周围的几个家将一起看向她，似乎觉得这个说词太过耸人听闻。

“哦！怪不得太爷爷找了这么久都没姐姐半点儿消息。这回好了，既然回了家，就没什么可怕的。六子，把小姐送回芝兰阁去，要桃夭好好侍候着。”

鱼沫听说能让她走了十分开心。她探出一步，又将脚挪回来，木头一样杵在那里瞪他。玄香托着腮抚着额角笑道：“姐姐莫心急，你在西厢房中的是离神蛊，现在身体绵软迈不动步子是正常的。蛊虫只蛰伏在肌肤下，这一段时间不打紧的。我记得姐姐身上是有解药的，你要早些服下呀，这样我才安心。去吧去吧。”

鱼沫心不甘情不愿地随着家将出门，临走那哀怨惆怅的眼神又惹来玄香一阵笑。

“明早去给太爷送个信，说人回来了，别继续找了。”丢两颗杏仁在嘴里，玄香惬意地嚼，躺在摇椅上，心里从未有过地畅快。

秦青心里不太赞成主子的做法。那女子虽然跟表小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可神态举止截然不同。公子就这样轻轻松松认了她，还编出什么失忆的借口来，有些荒唐！

“公子，假的真不了。这个跟上一个虽然很像，可毕竟不是真的。而且，这个怕是更难对付。她在垂花门上伏了三日，功夫俊得很。”

摇椅慢慢晃着。灯光下的玄香闭着双目，嘴角提着，面上有白瓷般的光泽。

“是吗？”他饶有兴致地听秦青说。

“在上面待了整三日，中途只眯过一觉，想是困得紧，险些从上面跌下来。当时我真是怕她就睡过去不进来。府里已多日没乐子，可别给惊走。公子，您真的打算把她安置在府里？”秦青侧身在门边，抬眼看着主子。

“自然要留下。你如何知道现在这个假的不是当初那个真的？有总比没有要好。明日你去集贤院替我跟学士告个假，宵正来时直接领到书房就好。”

“喏！”

“还有，别让今晚之事影响到表小姐的名声。她既然已经回来，可别再把她吓跑了。”

秦青领命出去后，玄香又对着烛火发呆。私奔一个睇兰，老天爷又送一个给他。灯花爆，果真喜事到。眼见着快入五更，玄香伸了个懒腰。白日里为了让太君放心，他要一直歪在床上喝补药，唯有晚上能得几分清闲。不过，睇兰回来情形就会大不一样了。

被家将“请”回芝兰阁后，桃夭找了睇兰从前的裙子给鱼沫替换。她那一身密不透风的黑色夜行衣直接被丫头甩到窗外。家将正在窗下等着，捡了衣服就走。

桃夭焚了一炉香，忙着给她整理被褥，“表小姐，这次回来您可就别走了。凡事想开点儿，三公子虽年纪小，身子骨弱些，可他定不会欺负你的。你想想大小姐的女婿还不就宽心了。女人早晚要嫁人的，摊上什么样的自己哪儿做得了主啊。玄香公子只比您小三岁，依我看，可比找个大您三十岁的强许多。”

鱼沫拼命往嘴里塞着饽饽，桃夭说什么她只胡乱点头。为了弄清楚司马府换防时辰，她趴在垂花门上三日没敢挪窝，饿得眼睛冒绿光。

“刚刚六子跟我说了，说您……把从前的事儿都忘光了？唉！这样也好。姑娘早些休息，明早估计要去拜见老夫人，阖府上下可是为您操了不少心。”

“外面都说三公子身有恶疾，到底是什么病症？”抹了抹嘴，鱼沫灌了一大口冷茶，“不会是脑子有问题吧。”

桃夭支吾道：“嗯，这个……您慢慢总会知晓的。您先安寝吧。”

天已泛出鱼肚白，桃夭惺忪着睡眼退了出去。

鱼沫站在窗边长长地出了口气。事情虽然超出她的掌控，却还没到让人绝望

的地步。她有些后悔接下这单买卖，出任务前她眼皮跳个不停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。

小心将脸上人皮面具取下来，鱼沫敛眉细细看这张脸，难道“她”真是大司马府上走失的表小姐？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偷盗不成还背上个谋害大司马府女眷的罪名，流年真的好不利呀。这面具是她在雍州一个阔少身上扒下来的。当初只想着日后行走江湖靠着它能少惹些麻烦，不承想这东西本身就是个麻烦。

鱼沫想趁现在天色未明的时候逃走？可是那小公子给她下的什么蛊毒还没解开。他说一段时日没问题，那日后怎么办啊？唉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鱼沫想，凭自己对娘亲的了解，不出半个月，她老人家一定会找到这里来的。



## 第二章

### 【蜗居】

鱼沫的眼泪如春天檐上的冰柱化水一般，滴滴答答，忍都忍不住。她甚少有这么难过的时候，天目门上上下下加起来不超过十人，平日里能吃饱肚子已算万幸，哪里还有余钱买肉啊。

她一边流着口水盯着众人吃肉，一边埋怨她娘，为什么杀年猪大家都有肉吃，就她偏偏只能喝汤？大师姐可怜她，说师妹你宽心吧，你也算老江湖，竟让迷香放倒，《给新人的安全手札》你白看啦？师父之所以罚你，因为你把师父的脸给丢尽了。那本书统共才印了百来册，一本没卖出去不说，现在茅房里还堆着一摞。你这一被司马府拿住，不更证明师父写的书没半点用处吗？让你喝汤已经仁至义尽啦。

鱼沫看着师姐啃着猪蹄教训她，眼泪流得更凶。这次的年猪她没赶上，下次不知道什么年月了。

桃夭来服侍表小姐起床的时候，就瞧见她泪水一波波地往外涌，还以为她梦中受了多大的委屈。

被人收拾妥当的鱼沫，盯着菱花镜里的人，心里越发紧张。现在的她，身着丹碧纱纹六幅罗裙，外罩着石榴红的双鲤云烟衫，臂上挽着乳白七星牡丹披帛，



裙裾拖地，盖住了湖绿的鱼头女鞋。桃夭特地给她梳了坠马髻，翠翘缠头，只面上妆容疏淡。

鱼沫觉得自己和王大户屏风上的仕女一样好看。不过，穿着这些东西，不能跑不能跳，上了房估计都要挂在梁上，行动不太方便吧。

“姑娘，面上的妆不得宜，我给您画画眉吧。”端详着镜子里的丽人，桃夭挺为自己的手艺自豪的。昨夜那狼狈落魄女子跟如今可是判若两人。

“免了吧。我刚刚回府就弄得花枝招展会落人口实的。”她不敢拿自己的面具开玩笑。

“那咱们就先过去吧。太君的早膳在洗髓馆里用，要走上一阵，别耽搁了。”桃夭打匣子里取出柄描金边的团扇递在鱼沫手中。

“只我一个去拜见还是众家姊妹都要去呀？”大司马府上有八位小姐。

只有她一个比较容易蒙混过关，外加上其他的夫人小姐就不大妙。毕竟女人瞅女人才最容易瞅出破绽来。

“这个说不好，兴许咱们去的时候其他小姐们已经请安回去了。”

以往这点路程她半盏茶就能走个来回，可今日行了两炷香才磨蹭到洗髓馆。一路上鱼沫被裙摆绊倒五六次，披帛被她踩了数脚，就算桃夭过来扶着她也不顶事，鱼沫为之气结。平日里落霞坊的姑娘走路都是莲步款款、摇曳生姿的，原来这不仅是为了吸引客人，更是出于安全第一的考虑呀。

洗髓馆周边皆是竹林，晨风一吹，竹叶飒飒作响，像是无数只蜻蜓一起鼓动翅膀。她左顾右盼，瞧飞檐斗角，看琉璃拱门，不知不觉就到了花厅里。鱼沫深吸一口气，心里打定主意，若有人问，一口咬死就是失忆，就是只记得大司马府。

正厅门前的帘子一挑，出来个梳辫子的团脸丫头，捧了茶给鱼沫，未语先笑，“姑娘先润润嗓子，太君正同几位公子说话，待会儿就传你。”

桃夭一副肃容，帮她展裙角整披帛，上上下下将她瞧了几遍。

“姑娘，您见着太君可别怕，只管好好答话。先前的事，太爷已不准任何人再提；实在不行，还有公子呢。”

鱼沫仔细端详手中杯子，指头弹弹杯身，看了看胎色。她断定这是宣祗帝十六年皇帝生辰时官窑赶制的那批，共有一百件，大部分都留在宫里，没承想还有流落到大司马府的。



“太君因为先前的事儿恼我了吧？”放下杯子，鱼沫低着头，嘴角耷拉着。

丫头瞧她一副柔弱样子，叹了口气，“过去的事儿您可就别去想了。其实太君也是疼您的。”

鱼沫心里笑哼一声，心道她要是真疼我就不会大清早的传唤了。那时她刚躺下还没睡稳，太君身边的丫头就来传话，要她平坦之时去请安。

桃夭上前将她鬓边的头发掖好，打量后见没什么不妥，放心等着太君传唤。

日已上三竿，两人在花厅里站了快一个半时辰。

荷月天里已有了十分燥热，蝉鸣声一阵接着一阵，弄得鱼沫异常焦躁，司马府里的高墙大院也让她晕眩。蝉声起起伏伏，鸣得很有节奏，鱼沫觉得她肚腹同样叫得很有音律感。这几日餐风饮露饮食不当，拖到现在身体已有些吃不消。

不知太君有多少体己话要跟小姐公子们说，日子长着呢，非要今天一下子说完？挽起自己的披帛，她在顶端打了个小扣，瞧哪处蝉叫得欢便打哪。白练由她手中腾出，雪丝舞动着，灵活地在枝丫间穿行，犹如长了眼睛般，一打一个准。她练了十年的眼力和腕力，今天倒是有了用武之地。

鱼沫不知不觉已退到槐树底下，仰脸朝天，日光被树叶筛成淡淡的影子洒在她身上。

树下散落着几只黝黑发亮的蝉。

这回彻底清净了。门阀大户家的小虫子也不过如此，你打它，它也是要怕的嘛。会心一笑，鱼沫弯腰碎步向前走，低头点着指头数底下被它打晕的蝉。

一双素白银边的靴子在她跟前站定，鱼沫愣了，随即猛地一抬头，上方一声哀号。鱼沫后脑勺上也是一阵辣疼，钝物撞击得疼，疼得她鼻子发酸想掉眼泪。

桃夭一见主子闯了祸，赶忙跑过来圆场，“三公子，您，您没事吧？哎呀，流血啦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鱼沫揉着脑袋心想自己真是犯太岁，饿肚子也就罢了，竟然有人偷袭她后脑勺。可为什么她这受害者都没诉苦，倒有人叫得这么惨呢？

她转身一瞧，玄香正捂着鼻子呜咽，大眼睛里泪水汪汪，睫毛呼扇呼扇，正从指头缝里瞧她。

“你、你还好吧？头伸过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幸好我脑壳坚硬，否则早跟你一样见红。”她抽出帕子，捂到玄香伤口上给他止血，口里还不停地埋怨。

玄香蹙眉柔声喃喃道：“我只是想凑近些瞧你在做什么，没承想会吓到你。”



他略带委屈地解释着，嘴唇微微翘着，鲜软红嫩。

鱼沫瞧见他长睫毛下的迷离泪眼，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。当年在山寨里她曾经捡到过一只初生的狼崽，那时还不太会睁眼睛，鱼沫抓了只野山羊奶它。当它第一次睁眼与自己对望时，大眼睛湿漉漉亮晶晶的，跟他此时这副让人又怜又爱的样子十足相似。

“睇兰姐，快别笑了，待会儿让太君知晓，会罚你长跪祖宗牌位的。桃夭，扶我去耳房整理一下。”玄香仰着头，手自然地搭在鱼沫肩上。

鱼沫与桃夭两个一左一右将玄香架进耳房。因他极受太君宠爱，又常来此走动，老太太这里也常备着他的换洗衣物。鱼沫利落地将他衣物剥下来，那娴熟流畅的动作看得玄香一愣。若不是脱过千八百件男人的衣服，可不会如此利索，而能练出这种能耐的，只有两种人……

玄香将红嫩的下唇咬在齿间，眼角眉梢上都是笑意，瞧着鱼沫的眼色也深了几分。鱼沫被他一笑，不自禁地就打了个冷战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她突然觉得这小公子一点儿也不像外表那么善良。

“睇兰姐？太君要你在花厅里候着，别在这发呆了。我就进去给你求个情，日头越来越大，你刚被雷惊了，还是早早回去休息的好。”玄香乖巧地朝她眨眨眼。

鱼沫刚刚被他的眼色弄得有些发懵，没能迅速从那别有深意的眼神里回过味来；经他一提醒，才想起来自己该去规矩站着等老太太传唤。

“等回了太君的话，睇兰姐到我书房来吧，秦妈做了酥油泡螺。你从前爱吃这个的，要来吗？”

“酥、油、泡、螺？”鱼沫只在落霞坊听姑娘们提起过，没承想自己竟然也能吃到，她瞪圆眼睛道：“要来要来，一定来！”

玄香眯起眼睛抿嘴笑着，自从见识到鱼沫打蝉的功夫后，他心里另有一番计较。

“太君笃信神佛，你若真是结善缘之人，她是不会难为你的。何况睇兰姐姐是府上唯一能与大哥战成平局之人，也算得上不拘一格的人才，没人会难为你的。”

玄香挑帘子进屋请安去了。鱼沫站在太阳地里一直琢磨，这少年时而单纯如水，时而深沉如夜，他到底是不是看透她了呢？昨夜编的说词根本就唬不了人



的，他真的信了？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山寨呀，解不了身上的蛊毒她就走不了，走不了就要一直和这个琢磨不透的少年在一起。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天长日久，这日子怕是不大好过的。

又站了一炷香的工夫，刚刚捧茶的丫头笑着挑起帘子，说老太太请她进去。

鱼沫紧了紧手上挽着的披帛，长吁了两口气，镇定自若地往里走。

进到正厅里，她才发觉根本不像之前桃夭说的。来请安的公子小姐夫人丫头满满登登地坐了一屋子，一个都没先走，都在这等着瞧她呢。厅中主位上坐着个细长眉眼的夫人保养得宜，看不大清年纪，绛紫的鱼纹长裙，鱼头女鞋，虽不语，却自有威严。

走到大厅中央，鱼沫敛衽施礼，软着声音道：“问太君安。”

屋子里很静，静到没有一个人敢要她起来说话，太君冷眼看着她，冷哼一声。

“听说，你失忆了？怎么失忆的？既然走了怎么突然又想回来了？还是翻墙进来的！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！好好的官家小姐不当，上赶着跟人去当野丫头！”太君将杯子拍在桌案上，头上步摇上下颤抖。

鱼沫不知道老太太为什么动这么大的气，估计是这睇兰做了什么不妥的事情。她眼神低垂，落在玄香脚下的那块毯子上。小羊毛夹金银丝，一寸多厚，图案精美华丽，应该是天启皇帝刚即位时波斯使者进贡的。西市口那边的暗市能卖到五百两银子。

市面上很难见此种花纹的毯子了，为了看得真切，鱼沫快走两步，扑通一声跪伏在太君脚下，眯起眼睛斜眼打量毯子滚边的纹饰。她此举看在其他人眼中是实为认错告饶。众人见她自始至终连头都不敢抬起，想来是怕狠了太君。

鱼沫从没上过私塾，她娘也没闲钱请先生教她功课，她之所以能成为京畿首屈一指的古董监鉴，完全算得上是自学成才。杂书瞧的多了，鱼沫一搭眼就知道那块毯子的出处、售价。

玄香没想到她会如此乖顺，怎么不强辩自己失忆呢？他垂眼细瞧，见鱼沫虽是跪伏在那里，却并没闲着。她时不时伸脖子看他脚下毯子，时而努嘴时而点头，眼神炽烈神情严肃，丝毫没有惧色。

轻笑一声，玄香轻出了口气，“太君，睇兰姐姐想必只是一时迷途；况且她已忘记从前过往，不如就再给她一次机会吧。”

三公子开了口，厅内的女眷们都开始做顺水人情，要太君饶了“睇兰”。